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 社址：山西興縣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三四一號

中共中央某負責人談稱：
蔣方「和談」純係欺騙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新華社記者今日訪問中共中央某負責人，詢以蔣介石是否有派代表來延之事？其目的何在？中共中央某負責人答稱：十六日晨，蔣介石經過司徒雷登，通知南京中共發言人王炳南，說是要派張治中來延商談和平。但這完全是欺騙作用。蔣介石對於中共所提兩項最低限度要求：取消僞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這就證明其所謂「和談」完全是欺騙。蔣介石的企圖，是要求僅佔解放區一百六十五個城，十七萬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但是打了敗仗，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了五十三個旅之後，求得休息時間，鞏固已佔地方，補充軍隊，準備新進攻。為了這個目的，他現在需要「和談」了。如果去年一月馬歇爾與蔣介石代表張羣和我簽字的停戰協定，可以被蔣介石撕毀乾淨，而馬歇爾則主持片面援蔣發動內戰，則在現在又由一個美國人介紹一個純粹的來開所謂「和談」，試問有何辦法證明其不是欺騙？張治中氏本人亦會於去年三月二十七日代表蔣介石簽訂了東北停戰協定，但是僅僅五天，就被蔣介石撕毀，在東北大打起來，此次再來談判，試問有何辦法證明談成的東西不被蔣介石在幾天之後加以撕毀？如果去年一月由蔣介石主持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可以由蔣介石撕毀乾淨，致於召開非法「國大」，製造僞憲，保障獨裁，試問有何辦法證明現在的所謂「和談」有一絲一毫的真實性？以此種種，我們對於現在喧嚷的所謂「和談」，完全喪失信任。除非蔣介石取消僞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即無法證明他不是欺騙。因此要談判，必須實現這兩個條件，中共及全國人民再不受欺騙了。

閻頑軍官兵厭惡內戰
半年逃跑一萬餘人
逃跑規模由單身發展為集體行動

（本報訊）閻頑軍官兵厭惡內戰，逃亡成風。據文水、交城、忻縣等九縣現有不完全材料，半年來逃兵總數達一萬零六百餘名。文水閻軍四十九師主力第二團，原有兩千餘人逃亡千餘，縮編為三十七師一個營，被迫取消其原建制。逃亡之規模亦漸巨大，由個人單身逃而為集體帶武器，忻縣閻軍六月至九月逃亡達一千五百人，其中九百人安抵解放區，携來步槍三百支、機槍十三挺、小砲五門，去年七月初由寧武潰逃忻縣之閻軍保安第十七團，沿途遭我民兵游擊襲擊，軍心渙散，從七百人逃得只剩二百五十人，佔全體百分之六十。十二月初旬，永和、大寧一帶，閻頑潰兵三千五百餘，在解放區家屬「父喚子，妻勸夫」積極爭取下，全部瓦解。因逃亡現象日益嚴重，閻軍中不得不實行檢舉逃兵、連環保（全班連坐）、夜間將士兵衣褲沒收等方法，嚴格管制，但逃亡之風仍未稍減，駐紮太原飛機場之閻軍四十六師二團二營，四周設有電網，並有專人帶日本狗巡夜，但士兵成班仍趁黑夜破電網逃出。現閻軍中普遍流傳「空軍排長」、「掛名營長」等稱號。（新）

我軍素質優良英勇善戰
胡軍作戰有十七個「缺點」
胡軍參謀處自招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呂梁我軍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殲滅胡軍六十七旅的戰鬥中，繳獲蔣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參謀處頒發之第九一九號標有「極機密」之石印小冊「特種作戰之研究」中稱：八路軍作戰優點：一、中高級幹部能使命令貫徹到底，士兵能不惜任何犧牲進行戰鬥；二、機動性大，行軍力強，戰術靈活；三、偷襲、偷擊、夜戰等頗有素養，尤以利用夜暗實行特種作業（如掘坑道破壞工事等等）為擅長；四、兵力火力均能適時集中；五、相機利用時間地點巧妙變亂，以疲乏我（指蔣胡軍）之戰鬥力；六、能切實節用彈藥，並廣泛使用手榴彈；七、組織民兵能確實牽制敵人，封鎖戰術；八、補給充足，傷病兵轉運靈活安全。接着又遮前掩後的自招了十七個「缺點」：一、戰前缺之周密計劃，準備不充分；二、決策徘徊，遲疑不定，不能調應戰機；三、運用欠靈活，有時調動頻繁，部隊已受疲勞，於事無補；四、命令下達遲緩，下達後不注意監督執行；五、部隊行動遲緩，有時輜重拖擁，妨礙行動；六、不知節用彈藥，且往往盲目亂打，所以大量消耗；七、不能保守秘密，部隊行動多被偵知，口令、信號亦屢被偵知，致蒙受損害；八、輕敵大意，警戒不嚴；九、一般幹部缺乏獨斷能力，對夜戰太無經驗；十、各部隊聯絡不確，動作不協調，而情報太少，致常發生錯誤；十一、情報不確，各部隊不能縮短距離捉襟，彈藥不能打入；十二、輕重火器不能配合；十三、非戰鬥員兵額多，易混亂；十四、下級幹部能力差，緊急時，不能適當掌握所部；十五、官兵體力差，經常遠行軍後，失掉戰鬥勇氣；十六、運輸力不足，糧彈補給不多；十七、衛生設備不全，擔架缺乏，傷兵任意棄置。（新華）

閻錫山敗將
「自裁」者日衆

（晉綏訊）隨着閻頑軍不斷的失利，軍官被迫「自裁」者日多。繼平二次解放，閻頑三十九師三團團長劉元森領殘部自臨汾回忻縣，在閻頑當北總指揮王靖國麾下，在二十里舖時腦袋「一狀」掉了。閻錫山的這種殘忍刑罰，引起他的部下恐懼不安，平社戰役後，閻頑四十師三團團長李勁被俘後，我方送他回去，他說：「我死也不願意回去了，回去就得「自裁」」。（白冰）

九一支隊檢討經驗
加強隱蔽戰術

（新華社晉綏十八日電）九一支隊在六石戰鬥中，以一比五的代價換得了殲滅性的勝利，但他們仍虛心檢討戰鬥經驗，在練兵中提高戰鬥技術。九連班長郭生才認為：擲彈筒手尹三換的帶花，是因為他不提箭子前進，而扛上箱子站了一會的結果。五班長王則民說：「羅富的受傷是隱蔽不迅速：只走了兩步，就被敵人打痛了。」三排長聶七斤檢討進行時部隊太擁擠，大家又不知道掩蔽，結果四個偽軍出手榴彈來時，大家興奮得亂嚷，被敵人瞭見後，就受了傷。七連連長楊維同指出三班長二保成的負傷，以高姿勢去解除敵人武裝的結果。拉二班長時又不用匍匐前進的方法，結果陣亡。他認為先消滅敵人後再來打掃戰場。今後在野外演習時，應特別注意學習隱蔽戰術。（趙將客）

沒有八路軍就沒好日子
山陰五區青年
一百六十餘人參軍

（新華社晉綏十七日電）山陰五區獲得土地的農民熱烈參軍，堅決為保衛自己的土地而戰。在半月內，即有一百六十三個青年參加了八路軍。該區廣大農民在羣衆運動中獲得土地，僅四溝等四村即解決土地六千七百五十七畝。但上次閻頑進陷山陰後，下溝地主乘機奪去農民土地，更有少數反動地主引上閻團搶劫，殘害羣衆，捕捉民兵和村幹部，羣衆苦不堪言。此次我軍再次解放山陰後，四溝羣衆團結一致，又向地主索回被奪的土地，使羣衆親切體驗到沒有八路軍就不能過好日子，所以在號起參軍運動時，十三個青年自動報名，年逾花甲的鄉、白二老人親自送兒從軍，他們說：「我年紀大啦，叫我兒子去打閻頑，保衛咱們的土地。」參軍青年閻擬蒙向大家說：「頑固軍抓去我的父親作苦工，強走我家東西，我要報仇。」某村在「報仇恨、保家鄉」的口號下，有三十七名青年報名參軍。（賈俊、紀占魁、白玉峻）

教育「解放戰士」的經驗
穆欣

王富中同志是「解放大隊」第一隊的副隊長兼指導員，出身貧苦，讀過書，在軍隊中十幾年，才認識之字。曾在東北軍五十七軍一一九師六一一團當過班長，以後參加八路軍，担任過排長。他是三個月前才來担任這個職務的，以模範的堅強鋪後，獲得了教育「解放戰士」（即蔣軍俘虜）的出色成果。下面是他在工作中的幾個重要經驗：

（一）利用回憶運動的開展，「追窮根、挖苦根」，進行階級教育，揭穿對所謂「領袖」的神秘感與盲目崇拜。——他們那一隊共有一百零三人，全是從蔣介石嫡系部隊被解放過來的。上政治課時，當分析蔣介石時，直呼「蔣介石」，對他們是刺耳的，甚至有的扭轉頭不聽。次日上課，便試着改稱「委員長」，「解放戰士」全體立正。王富中同志便提出「研究一下蔣介石的好處和壞處」，讓大家發表意見。有人說：「蔣的好處是打日本」，有的人回憶說：「九一八東北軍不抵抗，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一五十七軍山海關抗戰是蔣撲滅的。」接着有三個曾在過十九路軍的，便爭着講述「一二八」淞滬抗戰和蔣介石個部隊的經過。後由王同志將各系軍隊參加歷次合戰，及蔣軍嫡系坐觀不救，消滅雜牌的舊賬，加以清算，揭露蔣介石的狼心腸。這些都是「解放戰士」們所熟悉的，他們提供自身經歷的親身材料加以補充。河南籍的「解放戰士」都回憶起：三十三年豫湘戰役的潰退，三十七天丟了三十八個城，記起中原父老「寧要除軍」的歲月，抓壯丁、圍災荒，——「三年大水三年旱，三年蝗蟲害死完」。許多人又控出黃河決口，除中有人當時炸堤時，會參加埋炸藥，也向全隊講出來，但的炸堤時大家咬牙。如此七八天，大家都認清楚換作樣的「領袖」，不過是個「蔣禍災」。第九天上，他給大家講話時，發德仁都帶着罪惡的神氣說：「報告指導員，我們把一天來談一步，老蔣一點好事也沒作，我提議把「委員長」的稱呼給他取消，就叫他蔣介石吧！」

，開團來演「血淚仇」，解放大隊全體都來看，想把自己，不找第二齣，台下已哭成一片，不看台上，更放聲痛哭。大家抹着眼淚低泣。其中曲明好唏叫喊：「這是演着我的事呀！」特別使苦的是二天，王富中同志和隊上的二十三個人，分別訴話，了解他們的身世和苦痛，凑合到一塊一塊訴苦」，看了「血淚仇」，聯自己比一比。率給蔣傑新說他由學校逃家裏得病，途中被抓當兵經過，並及所受軍鬥追，哭淚俱下。當時抓他當兵的王尚武也在場，他便痛鼻子哭問，王尚武也泣不成聲。結果二十幾個人逐哭逐訴，驚動四鄰，鬧聲跑來看，聽了也都落淚。次日又個別地和五十三個人談了話，晚間和頭次的二十三個人一塊訴，以後余隊都參加，依舊是全場痛哭。

從訴苦的互相教育中，啟發了大家的階級意識，幫助大家「了解到每個人訴完苦還要一追根」——追窮根、追苦根」；所帶痛苦是誰給予的。開頭是有的怨命苦，有的怨抓壯丁、有的怨賦稅太重，有的怨保長，怨見遊勞，怨打內戰、怨鶴虫，怨天旱，怨黃河決口，怨日本、怨美國，怨自己不爭正，怨小偷，怨抽大煙，怨賭博，怨土匪，怨命苦，怨自己老子不成器，怨財主，怨財神給不公道，怨中國沒有「真龍天子」，怨政府不實行三民主義……，一下追出了六樣的「根」，針對這些思想，除上村莊村谷指動我「……根」。

（本版未完，下轉第二版）

代縣集中所有幹部大力進行土地改革

分得土地的農民自動改造村政權　青年紛紛參軍，組織武裝保田隊

（晉綏社雁門訊）代縣自去年七月解放後，因幹部對解決土地問題缺乏明確方針，除少數村莊進行清算鬥爭外，大部份幹區部未發動，故錯過有利時機。十一月初，縣級領導接受上級指示，深入檢討過去的缺點，決心轉變思想作風，爭取在最短期間徹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光榮任務，遂集中全縣各部門所有幹部力量，配合分局、分區工作團下鄉，深入平川三、四、六區爲重點，在後莊、下莊、七里鋪、新高等村，實行突破實驗，然後逐漸向周圍村莊擴展，到處掀起土地改革和清算運動。縣初步統計，至十二月底，已在四十餘村莊澈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約爲平川村莊三分之一），捲入運動群衆達三萬人。四千餘戶缺地無地農民，取得土地六千餘畝，並有其他衣物、食糧、銀錢甚多。同時，將大批公地、剛廟及黑地分配給農民。運動中，群衆覺悟提高，自動改造村政權三十餘處。青年紛紛參軍，組織民兵，下莊村八十一戶農民分得土地二百八十畝後，即以「怎樣保田」展開討論，一致要「拿起武器」，當場組建立不脫離本村之「武裝保田工作隊」，有三十六人參加。另有十一個青年，在翻身會上報名參軍。（榮譽、希曇）

血債匯成復仇洪流

泊水等九村展開反惡霸清算

（晉綏社雁門訊）代縣泊水、西莊、上花莊等九村一千五百餘群衆，展開反惡霸鬥爭。數十年來當地封建惡霸勾結閻偽殘害群衆的深仇血債，今天到處匯成了復仇的洪流。西莊村惡霸劉學等五人，掌握村政權達卅餘年，佔據霸道，群衆痛恨入骨，稱他爲「閻王爺」。十二月中旬，全村五百老幼，發動號召開清算大會，高呼「打倒小閻錫山」，當場改選村政權。泊水村「三代惡霸」馮存虎，依仗敵偽勢力，欺壓群衆。馮第生欠他五十元債，因還不起，就把其妻當押品霸作妻室。胡勞有妻婁因爲一句話，馮即痛加毒打，死活數次，更把房屋燒火焚燬。在控訴會上胡老漢說起這件傷心事，渾身發抖，兩眼冒火。一個六七歲的老婆婆顫動的指着馮說：「那年你看上了我種的兀畝好豆田，硬逼我們了你家的糧，把我的豆子霸割了，今天你給我吐出來！」高存桂質問：「我做抗日工作，你爲什麼領日本人捉我，大樹眼，小樹打打」控訴案達三十餘件。在反惡霸鬥爭中，該村農民共獲得土地六百畝、糧食四百石、白洋數百元。（立三、耀光、耀文、希曇）

談心訴苦提高覺悟

金盤村複查土地

（新華社雁門訊）代縣在發動群衆中，同時進行複查土地。六區金盤村十一月底，背次發動解決土地問題時，幹部不深入，開了幾次大會，未很好發動群衆吐苦水、挖窮根，群衆缺乏翻身覺悟。內頭情面，鬥爭不澈底。六家地主分散一百四十七畝土地，每戶貧苦農民才得地一畝多，此外尚有二十餘戶根本未分到地，農民土地要求未滿足，加以幹部從中自私佔便宜，如某區文書兄弟兩家分地五畝外，還分三十元白洋，村幹部李米和地，水渦種，還分二畝，引起群衆不滿。清算之後，群衆情緒反爲低落，甚至開會不參加。領導上發現上述缺點，即深入思想教育，繼續組織清算和重新調整果實，進行擴在。挖現數天歡夜的談心會、小型訴苦會，展開「回憶」「談心」，檢討過去鬥爭經驗教訓，發動自願報名要地。不但漢奸李生桂隱藏之地被揭發，而且二次組織對惡霸張維元的鬥爭，並說服中小地主和富農獻出其出租土地。後來又發現沱河岸有一百四十畝地，過去區農民開墾，但地權未確定，其中一部爲地主所霸佔，經民主公決，此地應公平分配給農民，並確定其地權。至於幹部佔便宜部份，說服讓歡退給群衆，在大家面前承認錯誤。三區校又複查出土地一百八十餘畝，還銷共三百多畝。分配給一百五十戶缺地農地者。自此家家有地種，群衆情緒大爲提高。幹部與群衆關係更加調密，積極份子大批湧現，前後二十名青年參軍。目前，全村拾糞、還輪、鍛木板，熱烈冬季生產。（學禹、馮進、希曇）

土地改革中提高階級覺悟

保德東關民兵

自動把守河防

（保德訊）東關民兵經過土地改革後，工作有了顯著的進步。過去領導散漫，組織鬆懈，河防放哨你來他不來，串門子，引起群衆極大的反感。一個多月的土地改革，提高了民兵的階級覺悟，並成爲土地改革運動中的骨幹。貧農果樹貞分得了二垧地，決心參加民兵保衛自已的利益；小販原文生分得了二萬塊錢，自動要求參加民兵。現在民兵已由五十名增到八十五名，小民主選出正副中隊長和分、小隊長，經發覺後，組織不但擴大了，而且也鞏固了。訓練工作分爲兩項：練習技術同檢討思想。每日早晨自動集中學習三個鐘頭，大部已學會瞄準、投彈、打靶等；練手榴彈。除上冬學而外，民兵每兩天開會一次，檢討練兵優缺點及個人的思想作風。現在河防都是不到天黑就自動跑到市公所領上武器放哨去了。民兵除外生產，都爭先和分隊長說好才走。

練習技術檢討思想　改善了群衆關係

現在民兵與群衆的關係也很密切，做工作是和群衆商量說理，串門子的現象沒有了。民兵放哨時用的炭都是自己捐的，房子燒外還賣了一部份，賺了二十個手榴彈袋，十多條子彈袋。群衆從前害怕民兵，變爲熱烈擁護民兵，都說：「咱們民兵白天參加，晚上防河，實在辛苦！」在冬學裏大家湊了一筆錢，給民兵買了四對毛鞋、四頂毛帽子，給防河的時候用；還提出請民兵吃飯，謝民兵保衛辛勞。（趙東經）

忻、崞、代、寧人民狂歡慶祝翻身

解放後的第一個元旦

（新華社六分區訊）忻、崞、代、寧人民，在歡慶翻身的狂歡中，普遍度過了解放後的第一個元旦。是日，代縣城關附近農群衆，齊集大街，舉行「慶祝翻身」的團拜大會，並通向毛主席、賀司令、賀司令員暨前線作戰的勇士們拜年，學生、商人、農民組織的各種秧歌行列，在日中繞街頭，紅火朝天。晚會會員與米三獨演恩歡國與蔣介石狼狽爲奸的滑稽劇，更博得觀衆喝采。崞縣城、原平鎮、三井、下薛孤等地人民，莫不狂歡聚會，通過高蹺、獅子、旱船等形式，描述過去的痛苦生活，歌唱翻身後的好光景。陽明堡農民演戲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神山鎮民兵聯合學生聯合集會歡宴抗屬，村長邢鋭保號召全體村民，加緊備戰，努力生產，作好優抗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來；抗屬趙立明說：「勝利後再和子弟大團圓。」並發動大家給自已子弟寫信，鼓勵其加強戰鬥，爭當英雄模範，粉碎蔣閻進攻。寧師中獨應泛行勞軍。（紀）

書文寰站一分站兵

違法買吸外產紙煙

（離石訊）兵站一分站寰文書不遵守禁止外來紙煙的法令，竟敢違犯法令買吸外來紙煙。寰文書到兵站不久，他想：「大概管理還不嚴透，不要緊吧！」於是就買外來紙煙吸。一次通訊員李秀林買回些外來紙煙，擱在房裏賣，（通訊員和他住一個房子）他也不加制止，後被某負責同志看到批評通訊員時，他卻說：「那個不吸，我還買來。」負責人說：「你也不對呀！爲什麼在你房賣，你不加制止呢？」寰態度很不好，不接受批評。過了幾天有同志問他：「你幾天過後有什麼感覺和檢討呢？」他說：「事是我的不對，可是我說實話，那天開頭我說了兩句，他後隨前都說合了。」寰同志雖說「自己不對」，但還未很好從思想上檢討反省，今後望能切實改正錯誤，遵守法令。（試附）

柳林人民生活上昇

復員軍人等紛辦喜事

東街上冬學群衆勞軍三十餘萬

（本報訊）柳林貧苦群衆生產情緒高漲，生活飛快上升，娶媳嫁女逐日皆有，全市九百餘戶中，僅數月間，就有五十餘戶辦過婚事，花紅玻璃轎子通來過去，民間人人都忙的不得開交。煤窯工人楊化，本月十一日辦喜事時，院中懸掛毛主席朱總司令大像，新郎新婦隨着唱讚，人人高呼：「共產黨萬歲」。復員軍人給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行鞠。復員軍人雖然去年因患病病歸家，政府幫他買好，並給了他一石小米給立家務，結婚後，勞動加油，勤儉生產，見人就說：「這下更有心勁個鬧了。」記者統計結婚中復員軍人、新翻身戶，貧農、中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九日東街市群衆上冬學時，商人王丕深說：「不是八路軍把頑軍打了下來，咱們能安安心心在柳林街上做生意？」許多人說：「我捐出一萬五千元，慰勞給咱前方的八路軍。」一霎時，冬學捐成一片，掀起勞軍熱潮，共捐出三十六萬八千元，慰勞前方將士。該消息傳遍全市後，人人響應，現正紛紛慰勞中。（于光）

五寨城關群衆

排演活報秧歌迎春節

（新華社雁門訊）五寨城關群衆，以萬分歡喜心情準備大鬧紅火歡度春節。被服廠和群衆聯合組之工藝秧歌隊，排演「保衛延安」、「活捉」，還有難民小、「獅子」。二完小、南門小學及附近村莊群衆，均鬧得熱火朝天，到處是編秧歌和旺鼓，高蹺的練習。秧歌隊都排演「美蔣勾結」的時事活報，「蔣介石賣國自白」等節目。爲取得運系和統一領導，五寨城關已於日前宣傳委員會已於日前成立，決定舊曆初二、三日各秧歌隊分別給抗屬和傷員拜年，初五舉行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的聚餐大會，更多更紅火的節目將在元宵節前演出。（陳平）

教育「解放戰士」的經驗　穆欣

（上接第一版）村教育主任、副村長講「解放區如何消滅七賊、盜賊、鴉片、賭博的個稱」，民兵主任講「解放區兵役政策」，婦女秘書講「解放區民主政府的政策」，又請合作社講「合作社的低利借貸」，劉政委及翻身的民衆講自己翻身的經過。村幹部的報告沒有完，有的就吵起來，有的說：「那件事都就是蔣介石呀！」有的說：「這是命，解放區沒有一個命苦的」？「有神仙，你肚飢，當時神就不給你吃一個」？爭吵的結果，當見潮處的一致說：「老蔣是鵝賊子」。當時的討論是狂熱的，有人說蔣介石是賣國賊，有的把頭上戴的美國帽子往地下一摔，咬牙一踩，說：「再也不戴了」。有人說：「八路軍破壞交通，把鐵軌子拆了，就是你和大砲鐵頭槍！」這是什麼「運貨」，對方就說：「蔣介石是砲彈，美國是砲架，將和內戰關係時，大家說：高天錦說：「蔣介石是砲彈，美國是底火，沒底火的砲彈，就響不了」。每人腦中都燃起復仇的怒火。「我今天才真正翻清白天和黑夜！」

（二）嚴格的生活管理和態度上的親切愛護。尊重他們的人格，不稱呼「俘虜」，而叫「解放戰士」。領導人要和大家生活打成一片，關心他們、愛護他們，使他們體會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但同時對他們又必須嚴格管理，改正他們認爲八路「不威武」而看不起的錯誤心理。有次，寧雲峯病了，指導員馬上到他家去看問，煮雞湯給他發汗，並把自己的鞋子、褥子全送去，全隊都很受感動。寧說：「在中央軍病死了，當官的還要私吞一筆棺材費。指導員待我比爹娘還親。」

（三）放手大膽的使用，使大家都感覺被信任的喜悅。有次，到二十里外去買柴，他讓隊上二十三人自己去，每人發一個幾節作乾糧。臨走他講：「要注意群衆紀律。」又說：「隊上不跟人，這是個好機會，你們看八路軍好就回來，覺得八路軍待你們不好，就不用回。」下午，他們都很高興的回來了。有次，十個隊員出去買柴，老鄉看錯了，多稱了四斤，回來說：「咱們佔了便宜。」吃完飯，他便把這十個人叫來講解群衆紀律，然後讓他們去給還四斤柴錢。大家反映說：「八路軍真的沒了說幹！」從這些日常發生的事情中，給了他們很深刻的教育。經過五十天的教育，原先神志沮喪的，一個個都變得生龍活虎，精神百倍，經他們堅決一致的要求，全體參加到各連隊中去打擊反動派。這次在晉西南和高崇崗作戰時，都有很英勇的表現。

美貨傾銷官僚資本統制

蔣管區二十個城市

二萬七千家廠店關門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各地報紙與電訊不完全材料統計：蔣管區二十個大小城市，入秋以來至舊曆年關，工廠商店倒閉者已達二萬七千家以上，其中以京滬渝三地最多。上海自去年六月至十月，倒閉二千六百餘家，十一、二兩月，京滬兩地合計已倒閉三千家。重慶一市，自入秋至十二月中旬，不到半年時間，即倒閉七千餘家之多，為歷史上空前記錄。許多小城市的中小工業遭遇尤慘，以四川省，內江糖業，倒閉達六千五百家，樂山絲業，倒閉了九百家，[illegible]年關緊迫，預料在結賬時，各地將有更多工廠商號宣告破產。然[illegible]的二大原因，是美貨傾銷與官僚資本的壟斷。上海和棉布業協法商說：「要知道有什麼下場倒閉，只要看海關統計中有什麼美貨進口。」現任英美大石油公司的H·斯蒂芬指出：「在過去幾個月中，政府盤算不多每一種都要成立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官僚公司，私營的利益，在公營的成立以後，要不免禁止私營，就是被當做大樣的政府窮死」。民族工業在此重壓迫下，將無復身之望。上海某大資本家[illegible]說：「過了舊年關，明年天天是年關。」

又據合眾社電：當六日上海市參議會開會時，吳市長吳國楨向一百五十一名參議員發出哀鳴：「一九四七年上海面臨一危急時期，需要以巨大的努力來穩定上海的物價，使上海渡過經濟危機，因為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故上海的穩定實為中國經濟穩定的關鍵。」據合眾社長上海經濟觀察家預料：「一月二十二日左右的舊曆年關時，將路於上海大部工商業者將[illegible]破產。」

在麥克阿瑟扶植下

日貨重新傾售我國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在美國扶植下，日本貨捲土重來，開始傾售蔣管區。據津大公報上月二十八日載稱：除棉紗五千餘噸[illegible]外，最近日本白報紙，從南京[illegible]當局允可，已運滬[illegible]紗、玩具、鐘錶、化學用品，[illegible]即將源源運來。據[illegible]日本紡織[illegible]一九四七年生產[illegible]七千[illegible]紗錠[illegible]又據北平世界日報[illegible]一年來，主要貨物的生產已增加百分之三百七十，一般消費品的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在麥克阿瑟附日貨自由貿易後，日本貨已開始侵入中國及南洋市場。

滬世界科學社發表聲明

要求槍斃岡村周佛海

並譴責三國共同調處中國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華文匯報載：上海民主團體之一「世界科學社」，於上月二十三日發表對時局問題之嚴重聲明，要求立即槍斃岡村寧次、漢奸周佛海等人，並表示贊同三國共同調處中國內戰。聲明說：「美國會議員及遠東問題權威人士、佛蘭德斯、拉鐵摩爾諸氏所提，由英蘇美共同調處中國內戰的主張，是針對現實的最有效果合理的辦法。有人請以共同調停有損於中國的主權，而不知這獨調停業已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為人明知共同調停可以制止中國內戰，使中國主權由受損而至於完全恢復，但仍妄想依靠單獨調停，使中國主權由削弱而至永遠消滅。」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北平訊：蔣介石政府對漢奸百般寬容，即對已被告處於重刑者，亦不得不予逮捕之漢奸，亦遲遲不加審理，或審理後，[illegible]不出理，如偽北平[illegible]、[illegible]，雖被判處死刑，但遲遲未予執行。一有法可想」，竟與之勾結。北平漢奸頭子王揖唐、殷汝耕等，迄今亦無下文。據三日天津大公報稱：河北高等法院所受理之漢奸案件中，[illegible]年內，僅審結一百七十四件，尚有三百四十件漢奸案未加審結。而最近南京司法院曾實施將介石之縱容漢奸方針，已頒發「停止人民對漢奸之揭發權」命令，大批漢奸有[illegible]。

美報嚴厲批評

美軍損害中國人民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illegible]美國[illegible]報發表社論，[illegible]：美國軍事人員[illegible]中國人民受損害[illegible]。社論[illegible]上海[illegible]的事實[illegible]：「[illegible]美國代表團[illegible]中國事變的真正內容，中國人民[illegible]是對社會民主的進步的鬥爭。[illegible]的先鋒，[illegible]，美國[illegible]對中國反動派的援助，該報[illegible]：「美國人無論在中國或世界其他各國，[illegible]，而不應支持腐敗的封建專制政權」。

晉冀魯豫群眾團體呼籲

制止蔣介石放水暴行

（新華社[illegible]十五日電）晉冀魯豫解放區實業會及農工青婦各界聯合總會，頃向全國同胞及世界公正人士通電，控訴蔣介石破壞治河協議堵口放水之暴行，電稱：解放區沿河三百萬人民已面臨被淹大災，蔣區內外人士急起制止。解放區人民將堅決以大治河[illegible]面[illegible]。該電敘述去年十二月上旬蔣方派代表到解放區[illegible]行所謂視察，但是對解放區合理要求均拒絕答覆，亦未[illegible]猝然放水，[illegible]時去不到兩天，蔣方竟悍然放水歸故，蔣方黃委會[illegible]堵口[illegible]等會表示立即停止黃水流入故道，並[illegible]鄭州[illegible]地商洽[illegible]事宜，但時隔[illegible]日，黃水仍滾滾向解放區而來，將全區人民對蔣方之誓言無信，一致再起，實已至無容忍之地步。

蘇北獲得解放之蔣軍軍官

號召受欺騙的蔣軍官兵

趕快覺悟放下武器

（新華社[illegible]電）蘇北沭陽（遙）沭（陽）[illegible]（城）[illegible]（水）等戰役中蔣軍被俘的解放的蔣軍團以下軍官長等[illegible]二百六十九人，於[illegible]四日發表「反內戰宣言」。他們控訴蔣美勾結進行內戰的賣國罪惡，並報告他們在獲得解放後所受優待情形。他們說：[illegible]我們是不能再替蔣介石的，希望蔣軍官兵趕快覺悟，自動放下武器，脫離內戰的泥沼，走向和平大道。同時指出「這次內戰[illegible]是蔣介石[illegible]無益的」，希望全國同胞一致起來反對內戰。

又據山東電：[illegible]次戰役中被解放的高級軍官二百五十[illegible]人所組成的軍官[illegible]團，日前特致書蔣軍第十三（[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校[illegible]、于[illegible]（前山東保十七團上校團長）等九人，赴魯北戰役被解放之蔣軍官兵，其中不少係秦等之舊日同僚，相見暢談甚歡。秦[illegible]介紹解放區各種情形及蔣軍高級軍官在解放區之愉快生活。

黃水已達臨濮集

下游居民正搶救中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七日電）蔣方悍然掘放之黃河洪流，十四日夜已達鄆城西南之臨濮集，水面最寬者半華里，窄者一華里，流速每時二華里，下游沿河居民正在努力搶救中。

蔣幣票面額

二萬五千元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十六日中央社消息：中央銀行負責人談：[illegible]行新發行的「[illegible]年關金券」，有二萬五千元及五千元兩種，前者合法幣五千元，後者亦合千元，[illegible]在此以前，蔣幣最高額面僅為二千元。

「要找出路，隨毛澤東」

（新華社魯南前線十三日電）「我們內部的矛盾，層層決定着失敗。南之失士氣之壞，從以北地區，被你們包圍後三四千人立即放下武器，即可見一斑。」這是魯南戰役中被解放的蔣軍廿六師一六九旅副旅長丁[illegible]夫對記者的談話，參加[illegible]的談話的，還有叫一三一團團長倪[illegible]，一六九旅五零六團團長李恩[illegible]，五〇五團副團長[illegible]，少校[illegible]兵[illegible]，丁[illegible]才[illegible]軍官[illegible]人。

蔣軍士氣衰頹不振

（新華社魯南[illegible]）[illegible]團長是山東平陰人，今年四十四歲，黃埔軍校四期的學生，他說：「因為還有後台，至今我還是一個無補無名的團長，為此，沒有打死，此後決心回家生產，向解放區學習」。關於蔣軍內部[illegible]的快速縱隊[illegible]說：「我們[illegible]，[illegible]戰[illegible]，[illegible]對人民，紀律[illegible]，[illegible]解放軍作戰，英勇[illegible]十餘年，[illegible]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己免於無謂犧牲。[illegible]武器之舉，均表滿意，他們[illegible]快速縱隊八十一旅三九團全體軍官相繼之間，他們對此深表[illegible]，即吹號集合放下[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部隊，非[illegible]對[illegible]不用，[illegible]快速縱隊全部[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覺悟吧。」

又記者與此次[illegible]轉過不同，要我出路，[illegible]：「中正不正，[illegible]」向記者[illegible]了一首[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自我死路[illegible]，均[illegible]攻陷[illegible]時，[illegible]（陽）戰役），士氣更壞。在[illegible]（指新四軍）[illegible]蘇北[illegible]敵人之稱（[illegible]）沭陽[illegible]長，李[illegible]五不服[illegible]十四軍軍長，[illegible]上下官兵都不合，[illegible]不合，士氣[illegible]，必須[illegible]才[illegible]我們內部[illegible]。

愛國示威零訊

學生正義的憤怒

美兵也喊「撤退美兵！」

元旦日天津學生遊行中，遇一只[illegible]美吉普車[illegible]，該吉普開足馬力逃走，附近崗警不但不予阻止，反向學生[illegible]美兵敬禮，引起學生極大憤怒。他們向了人力車，把那個小孩子送到醫院去，又返回市府提出關於此事的抗議。

元旦日，南開學生去市府請願時，見市府工役正在撕毀「抗議美軍暴行」標語，學生即在其抗議書中加入一條：「請市府解釋為什麼派工友撕毀標語？」

北平學生三十日遊行時，美陸戰隊兵營的皆緊閉門窗，有中國警察持槍防衛，警局警備車高架機關槍不斷巡邏。天津學生在美軍總部貼標語時，竟有兩美兵持槍欲趕，後被阻止。

上海學生一日遊行時，一美軍吉普飛馳自行列撞過，撞翻一黃包車，激起公憤，紛向車上擲下磚石，但車行甚速，未能攔住。

北平學生三十日遊行至北長街時，一輛美吉普車上之兩美兵也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撤退美兵」的口號，另一軍吉普美軍服類似依俠等，亦[illegible]對美兵發高呼「撤出去」，[illegible]天津學生遊行中，行至某路某巷行旁，忽然跑來美兵二十餘人，向遊行隊大呼「頂好」，表示他們願意[illegible]去。

三十一日，上海一[illegible]美兵的吉普車[illegible]南大學[illegible]圍住，貼上七八張標語，那些美國兵反而笑開了，表示歡迎，一位同學用英語告訴他：「請你們快回國！」美國兵點點頭，並[illegible]。

三十日北平學生遊行中，一個中國兵憤怒地走到美國兵跟前，順手揍美兵一下，[illegible]「他[illegible]」！那個美兵[illegible]於遊行隊伍，未敢還手，隨後走開，並向美兵說「對不起」。

聯合社報導三十日學生遊行時稱：遊行學生並未有對美人企圖侵害行為，秩序亦佳。學生發言人告訴：「吾人並非反對任何美國人或美軍人，僅反對美國對華政策。美軍在中國毫無[illegible]，吾人要求美軍[illegible]」學生川[illegible]筆大書標語：「美兵[illegible]殺人[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汝等孤獨，汝等思念家！」

戰場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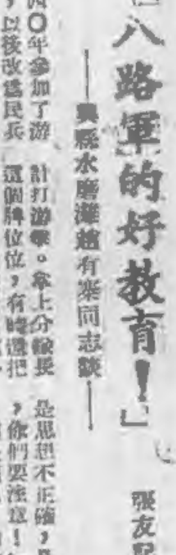
活捉坦克的勇士

一輛蔣家坦克正在[illegible]陵以西的坡地上狼狽[illegible]竄，企圖突破新四軍強大的包圍圈，發現[illegible]上了來回戰士梅家裕張學安等六個人。「捉活的！捉活的！」六位勇士一齊包圍了上去，梅家裕迅速地爬了上去，張學安也從後面爬到坦克前頭的突出的砲塔上，在坦克呼呼的奔了一陣停下來後，他的面上也就落着黃綠色的煙油了。接着，他又爬到鋼鐵護頂上，他發現了坦克的呼吸孔，便把那枝三八式槍口塞了進去，連打了幾槍。這時，梅家裕也從鋼鐵上跳了下來，向蔣軍坦克手們[illegible]大聲指說：「新四軍優待俘虜，交出武器來不殺。」對方被迫把坦克裏的武器拿出來。勇士們又笑嘻嘻的鑽進了坦克，叫蔣軍坦克手開到自己的陣地來。「這是我們捉的一輛活坦克！」他們望着前面放着燒[illegible]的坦克，在軍用[illegible]的呼喊着。

奪車英雄葉照田

被包圍兩天的蔣軍快速部隊發動突圍了，[illegible]的[illegible]，三百餘輛坦克裝甲車和汽車，擁着重砲，冒着四面平射砲的密集的火網，猛烈向南[illegible]。剛剛到我軍某部二營的陣地前面時，六連戰鬥英雄葉照田便冒着砲火，帶着六個戰士，閃電般的向行駛的車輛撲上去。「停車！停下來！」他大聲的喊，可是汽車司機[illegible]也不理，依然[illegible]。他便一躍爬上汽車，再叫停下來，「不停，打死你們！」他向前面車頭上的蔣軍喊話，可是汽車仍掙扎的向前[illegible]。葉照田顧不得自己生命的危險，[illegible]手榴彈，[illegible]從車尾向車頭爬過去，在兩聲爆炸中，車上的蔣軍和司機全部炸死了，車也炸壞了。葉照田回過頭去，向後面汽車[illegible]大喊，後面[illegible]汽車便停下來投降了。（山東通訊）





「八路軍的好教育！」

——興縣水磨灘趙有業同志談——

張友記

我在四〇年參加了游擊小組，以後改爲民兵，當過小隊長，分隊長，去年參戰回來，又當了副中隊長。回想那幾年的工作，毛病實在多哩，越想越對不起羣衆。

頭一樑就是處理人（即是罰人），當上分隊長，就頭大了，以爲咱比羣衆高，是管老百姓的。民兵拿的手榴彈，我是擔的槍，看起來，威威的。整天謀算抓賭博，抓住賭的，就送到村公所處理，不是扣禁閉、就是罰錢、罰工，多的半月，少的十天，從不用說服教育的辦法。還綑打過兩個男人，一個女人，罵人越發是家常事，惹得老百姓死討厭。

再一樑樑，比這還厲害，是咱自己不務正的，抓人家賭，回來自己賭。羣衆反映：「民兵爺爺賭是官的，咱下是私的。」我想一半下下沒關係，不想由小到大，成了常事。那陣子，還好串個門門，就像在村裏打下六個夥計，查夜的時候，看見誰男人不在家，把民兵打發回去，我就抽空空和那計打游擊。拿上分隊長這個牌位位，有時還把人家男人派差派的遠遠的，打夥計的心紅了。打夥計的營生也不想做，居舍的營生也不想做，一有空空，就邪氣上身了，買上紙煙、餅子、瓜子、和夥計打撲，嘻嘻哈哈，覺得怪舒服的。變工組裏咱誤營生也不覺的。民兵們也有串門子的，咱自己心虛，不敢說人家；說也說不下，人家回答：「你說我們，你是個做甚的？」一句話倒把咱的嘴捲住了。還真是「娘不教女不會，大不教小不會」，咱自己心眼不正，怎價教育別人？

羣衆反映說：「我把那誰家爺爺，說這才是個害，圪凸」；有的當面不說，背後笑一笑，咱走過後，人家把咱一裝扮，說：「這不知誰家的那個兒，跟跟還有你那種人。」我聽見就像沒臉見人，心裏盤算：你不在當面說就對了，我還是做我的。有些老實人，當面勸咱：「孩兒，不要那樣，你們抓人家，管人家，你們官做，人家反映你男女關係不正確！」我說：「他們見來？他們抓住來？」說這話的都是思想不正確，是壞人，你們要淡這！」不想是壞人，壞是壞哩，咱才是壞人。後來，人家當面不說了，暗底裏和你的缺點，我處家論。議論的叫上級知道了，搜集下一疙堆材料，教育我，我還不改，赤紅臉，還想報復人家。去年二月，大隊長領導民兵，把我們爭了一次，婆姨也罵我：「死的你家沒人的，這家行跑，那家行跑，你鬼串甚哩！」我自己也覺得這樣下去太危險了，有了改過的意思，可是面子上轉不過來，八月間可遇上個參戰，我就報名走了。

走的時候，有些人估計我會跑小差，我就偏偏不鬧，打算回來做個新人。走了十三個，回來十三個，齊齊的跑回來一個。回來了後，羣衆對我的看法有些改變，我也走上正步步。今年正月抓住賭，不處罰了，笑着和他們說：「大年年過了五六天了，候年也過了，可是賭不得了。」問他們誰輸誰贏了，贏的笑了，輸的笑不下，叫贏的把錢退給輸了的。對輸了的說，好步也想步一次，這回回來，再要賭可是對不起大家，對贏了的說，拿把水，貼賠上一頓，穿了皮襖受了冷，一錢錢不到一分，風也擋往上染一身。他們也說：「夥計，再不賭了，一黑夜熬了半斤油，抽了兩圪塔水煙，贏下幾個你也叫退，不退也不行，他們也說！」一樣解決，人家說：「趙有業比以前變了，參戰的不相同了，到底是八路軍的好教育！」

不過，參戰回來，我頭上留了個平頭，但有人反映「那人還怕有什風哩！」我就不接受，我想：「民兵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留個平頭怕個甚！」也回來實驗學校學習，檢討民兵作風，我才慢慢價覺得：「舊日的不對，羣衆有這種反映總是不好，咱在村裏是老百姓，一日和老百姓七提，老百姓討厭。咱又是農民出身，腦頭上留下個洋頭，算個甚了？過去搞男女關係，鬧得人家家庭不和，有一家男人打了婆姨，婆姨吃上洋煙，險些鬧下人命；又是價，咱的婆姨也不滿意，幾乎鬧不好。咱現在雖然改了，可是有過去做下的樣子，人家從面說上相你。我想過不該留，我就請人家一刀子剃光了。我又像我再變了一次一樣，完全做個新人，叫羣衆看看「八路軍的好教育！」也不要冤枉了羣衆對我的希望。

在閻軍譯電室裏

——記中陽解放時敵人的恐慌——

曾白

七號的夜晚，在火網勞綫，待十分緊張劇烈時，我們一個個從中陽解放過來的閻軍的譯電員講話，他們訴說（當我軍包圍了中陽城時，城內的敵人是如何的恐慌、紊亂，如同熱鍋上的螞蟻那樣焦急不安。團長、縣長、縣長，無不寄希望到譯電室裏，急切的盼望着回電……。

團部的電台人員被催逼得不暇應付，電報一份一份像雪片一樣飛來，報務員的手指酸了，眼睛紅腫了，精神是現了疲憊得無可奈何的厭煩，因爲誰也知道一份一份的電報，說不是要援兵、飛機、彈藥，一套；還在我軍圍攻孤至中陽時，他們就向太原呼叫求援，那時「閻長官」的覆電是「集中兵力，固守城池」，天曉得，集中那裏的兵？外圍早就被我們解放回來了，兵早就不中用了，是「集」從何「集」，何以「固守」呢？

電台的馬燈的燈光底下，復的叫喊：投兵、飛機、彈藥！不容易啊，復電終於在十號晚上給到了，團長、縣長、警察局長、憲兵隊長，聚精會神的恭讀「閻長官」的覆電文，恭讀後的報告來電書寫的十分清楚，即「已電請示中央，迄未見覆」！

在這當兒，失望、失望，然而就了，情緒兒，電報又降臨了，把他們又一次聚精會神的拜讀之後，關於「閻長官」一關於防範我軍黃色炸藥爬城的指示，就是了一步，人民解放軍已兵臨城下，投尾的敵人竟沒敢出城一步呢。解放中陽城的那一天晚上，敵人的恐懼到了極點，電台既在慘叫，然而卻斷現

十多歲的譯電員在燈光下翻譯着「閻長官」的覆電，這也許就是最後的指示吧，指示中詳述了防範「敵人」爬城的辦法，內云：古代某人使攻城時，該城曾用水把城牆凍結了二尺厚的冰，因而阻止了敵人的進攻，來是責成中陽也可防效此法以防我軍爬城，這就是我軍將要攻入城中的復電，我聽了捧腹大笑，並再三叮問那個譯電員，果真這是真實的情況嗎？他又補充說：譯電員轉這份「長官」的對電恐慌萬狀地讀給了他的團長，團長揮的滿目之後，竟氣得「媽的」一聲摔到地上，像發狂一般踱步走進電台會，獨自與一場閻令」等談，他乾瞪兩眼有力的說：「沒有援兵，我明明早也支持不到！」然而對方的回答亦直接了當的說：「救兵嗎？辦不到，多了沒有，少了不濟事……」一句話是「愛莫能助」！神在我英勇的八路軍面前，顯得多麼恐慌，無能呀！就在這種情形下，我軍解放了中陽城，解放了城內受難的人民。

閻匪區三多

饑荒多，
荒地多，
老頭，娃娃，
受罪多。
（張朋明記）

綏遠民謠

傅作義真好好，
養毛狗要錢地，
見八路就跑，
見百姓就欺。
（胡成堂記）

教員齊翰東

周元亭

齊翰東同志，是五寨二完小的教員，今年二十三歲了，個子不高，走起路來兩腿愛擺，但是他的身體是很結實的。對人，態度誠懇而又溫和。

除了剛解放後，他不甘於受人的壓迫與奴化教育，就來到解放區。到二中刻苦好學，文化與政治程度都隨着提高了。四年畢業後，被分配到完小工作。在幾年中，他都艱苦克己，積極工作。

他住的窯洞比較大，很冷。臘九寒天，常常凍得水成冰，毛筆常凍得不能寫。但是他仍舊坐在窯裏批改作文、日記和判驗。不時將硯台放在爐上，常呵放在口中溫熱。

有一次，一個炕上睡的學生的褥子又濕，於是他將自己鋪的褥子給了同學，自己睡土炕。別的同志對他說：「咱們以後再買一塊給他們，你自己鋪上，別着了涼。」他毫不思索的拒絕了，並且對那位同志說：「咱們吃點苦不要緊，孩子們年紀小，身體弱，不時對學生也很關心。有些學生夜晚要出去小便，他怕他們受涼，就叮嚀他們：「晚上出去小便，衣服要穿緊，不要着了涼又感冒！」

學校裏養了一口大母豬，冬天生了一窩小豬，別的同志說過一次，他們都沒有同志的事，祇有齊翰東同志每天要去豬圈一回。看看豬圈門關好沒有；小豬吃飽沒有；小豬被狼抓了去沒有。還常常替牧專門飼養。

齊翰東同志，確實值得大家學習的好同志，好教員。

看了「土地歸農民」演出以後

林朋

戰鬥劇社新作「土地歸農民」一劇首次演出了。看了這劇以後，感到非常興奮和滿意。當我們在鄉村推行土地改革運動工作時，時刻渴望着能夠幫助教育羣衆教育幹部像「土地歸農民」這樣一類劇本來出演，那怕是很粗糙的，對工作是有很大幫助與鼓舞的。

劇的第一幕，明確尖銳的表現了在解放前，在封建地主統治的社會裏，惡霸地主對農民的橫行霸道，殘酷的剝削壓迫，以及霸佔的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兩面手段，和不勞而享的豪華生活；同時與這強烈的相對比，劇中並表現了農民階級被剝削壓迫被凌辱的悲慘無告無援人間和飢餓、疾病、死亡的悲慘光景。接住第二幕是表現解放後，一個新的天地出現了，勞動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軍隊，有了自己的靠山，便組織起來實現自己的翻身要求，要與惡霸地主算帳，而吃人血汗養肥的惡霸地主，害怕勞動人民正義的合理的清算，企圖經過威脅和麻痺，使用各種手段，各方面破壞和抵制清算，像偉大的羣衆清算運動，挑撥離間；說誰贏，則利誘賄賂；利誘賄賂不行，則威脅無賴；同時與這相對比在我們的工作人員艱苦深入和階級教育、幹部下，原先受「命窮」「良心」「怕變天」等舊社會給他們落後的思想束縛的農民，勝階了，覺悟了，大家起來堅決一致與惡霸地主進行清算，幾輩子的冤仇發洩，並在曲折的鬥爭過程中，揭穿了他們自己的智慧，粉碎了地主惡霸狡猾的陰謀詭計，並取得最後勝利——土地回了農民手了，至此全劇告終。

這個劇，在提高工農羣衆的階級覺悟上，在與惡霸土豪劣紳大地主鬥爭運動上，在啓發我們的工作幹部時刻站穩自己革命的階級立場，深入羣衆深入實際工作的現時期，都有很大教育意義。尤其是在土地改革中分類到發動羣衆清算鬥爭並不是簡簡單單，一帆風順，是極其曲折複雜細微的，工作需要深入，深入，再深入！

這就是我感到「土地歸農民」一劇最成功的地方，像這樣正面的表現，明確尖銳的劇作，來表現富有革命鬥爭實際教育內容的劇作，在我們解放區來說還不多，是非常可貴和值得作爲先例來學習的。同時我也感到劇本，還有不足的地方，在劇中表現出羣衆的思想情緒，行動及其變化發展，與實際較之還不十分切合，但有某些生硬不自然，特別在劇詞上（或說在語言上），不夠羣衆化，在劇中出現的工作員（或說我們的幹部）還帶着相當濃厚「知識份子」的思想情緒；在羣衆中和工作上還不夠自然活潑，羣衆路綫的工作方法表現不夠，而劇中主人翁（或說主要人物）同地主的關係和羣衆的關係也弄得不夠很恰當，入情入理和有力；至少在第一幕和第二幕吐苦水控訴的前後兩場中，使人看了有三種的感覺，前者對地主太馴服和善良了，應該有忍無可忍的仇恨精神表現對於劇情以後的發展則更有力；後者鬥爭（倒）他一人似的，應該多讓羣衆吐苦水，在羣衆憤怒的吐苦水下，刺激與教育了他，再加上工作員和羣衆中的積極份子的動員，然後他在覺悟行動起來，這樣比較入情入理些。在羣衆算帳鬥爭時，缺乏以骨幹實際組織領導羣衆鬥爭，因而表現的較亂，說理鬥爭不夠；最後，分配勝利果實太簡單了，應該再細一點，讓大家討論而稍加波折再分配，能夠吸住觀衆到閉幕再走，那就好了。綜感全劇，某些場面還比較空洞，且有些重複，還可減縮得更緊湊與集中些。如果能更深一步再吸取一些活生生的實際材料，加以補充修改，那演出的效果就會比現在更大更好了。